

《续貂集》跋



■ 张保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诗教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可吟咏说唱的史诗，如《格萨尔王传》、《十二木卡姆》、《俄并与桑洛》等。汉族民更是用诗歌反映历史。人们也能从小受到充满伦理道德、生活道理、天地自然旨趣的儿歌的教化。生动且多姿多彩的咏唱成了儿童开蒙启智的教科书。“兴、观、群、怨”是圣人总结出的诗歌的功能。“诗言志，歌咏言。”在中国，诗歌不但关乎政治，更是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这首《击壤歌》难道不是中国先民对农耕生活的写照？同时，歌中透出的自豪绝对是对耕作的礼赞。

从《诗经》、《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几千年来，那些押韵的文字逐渐为平仄、句式、格律所规范。这些有韵律的诗词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当时的物质十分匮乏，生活万分艰难。“大米干饭羊肉汤，飞机来了我坐上”成了最美好的憧憬；“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洗脸盆子（舌簧喇叭小广播）会说话”成了一种新潮、奢望和期盼。尔后，狂热的大跃进年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紧接着，3 年自然灾害，“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抑或“清早蒸、晌午拉（将红薯拉切成丝炒着吃）、晚饭还是红薯茶”成了黑色幽默和无奈。

接触到诗人的作品是我进入学校学习以后的事。“两只黄鹂鸣翠柳，

作者简介：

张保安，笔名都焯，生于 1953 年 10 月。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从事教育工作 18 年；现供职于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从事新闻工作 23 年。曾任周口日报总编辑助理，周口晚报常务副总编，主任编辑。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20 年。

出版有随笔集《五味子》、诗集《行得集》，公开发表诗歌、诗词曲 1000 多首。

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些清丽而又饱含画意的诗句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此后的继续学习中，直至大学毕业，诗词曲的爱好始终得以持续并最终形成了偏爱。

尝试创作是从初中开始的。

开始的诗歌创作也无非是拼凑一些分行押韵的句子。其间有几件事或可一提。一是初中时和同学打乒乓球，将自己写的一本诗放在一旁，给人拿走了。直到 42 年之后，一位姓陈的老同学说出了那本子的颜色，说出了那本诗中有一首歌咏我一位心仪的、娇小玲珑女同学的诗句，我才明白我的诗被一位喜欢它的人“拿”走了。再一件是上中师的时候，作为一班之长，要积极为农民诗人创作一些作品，以供他们赛诗会所用。要知道那时郸城县吴台镇周楼大队，是当时的中国的“第二个小靳庄。”于是，我的一首描写锄草保墒的诗歌被选入了工农兵参与的中师语文教材，淮师革委会的领导孙某很隆重地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不过后来我始终没有见到这本教材。

继尔的诗词创作是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期。不过是按律绝的字数行数，填装一些感悟和经历。至于平仄、对仗、粘连完全不靠，韵律上也不走平水，大体依普通话但平仄混押，合掌、拗救，三平头、三仄脚也不懂。其间，在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时，曾和同学顾之川博士、陈大明到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查资料，查到了官人程一宁的一首作品，诗云“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撚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宋元诗汇》）知道了“春在枝头已十分”的出

处，很是兴奋。这首诗和宋志南和尚的“古木荫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个阶段是往格律上靠。这个时期又开始依谱填词、曲。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变革一样，其变革的过程总是欢乐与痛苦并存。这是一个解索的过程，也是一匹马驹子上套的历练。

《续貂集》这本集子，就是这一时期的习作。

《续貂集》中的诗、词、曲，尤其是诗，在格律和用韵上还存在很多不妥之处。但回望走过的路，蹒跚的身影、歪斜的步履也算是一种前行的见证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且传统文化越来越被重视。诗、词、曲和中国的字画一样，都是中国文化鲜明的元素和符号，延续发扬光大它的践行者代不乏人。因此，诗词曲、对联、诗钟等需要一辈子的不懈去探讨它。而它给你的回报，便是对你灵魂的净化、身心的愉悦、智慧的砥砺以及生命阅历的咏叹。相比传统的诗歌，我的习作不过是狗尾续貂而已，因此取集名为《续貂集》。

我无悔，我深深地爱过它；我感激，它给了我很多很多……

诚挚地感谢河南教育学院学习时给我们解析过唐诗的陕西师大的霍松林先生，感谢诗友瘦丁先生、感谢诸多谋面和未曾谋面的诗友。感谢力扬出版社以及所有为集子付出劳动和帮助的人。

集子面世，乞教正。是为跋。

为了做好铺路架梯人

■ 王天瑞

有人说：“作者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编辑就是铺路架梯人。出头露面的是作者，默默奉献的是编辑。”

意外地，我曾听到好几位作者说，轩滨就是一位默默奉献的铺路架梯人。

由此，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我有一位战友孙连生，从部队转业后，先后任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辽宁分社社长。他曾跟随中国——伊朗登山队登上海拔 8848 米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在北京相见时，他给我讲了登山的艰难和惊险。其中，他还讲到，为了登山者能顺利登上珠穆朗玛峰，当地西藏或尼泊尔的登山向导，要在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或南坡，提前为登山者修好路线，并在绝壁处架好铝合金云梯，不然，登山者难以攀越破碎冰山区，很难登顶成功。

轩滨说：“我是一位铺路架梯人，但离一位好的铺路架梯人还有很大差距哩！”

早在 2002 年，周口市委党校决定创办内部刊物《党政干部论坛》，调来轩滨担任执行主编。这份杂志为月刊，每期发稿 10 万多字，每期发行 2000 册。如今，这份杂志已出版 150 期，已发稿 1500 多万字，已发行 300 万册，顺其自然地成了全市党政干部和群众喜爱的读物。要知道，这些杂志中的诸多篇章，是经过轩滨和他同事的修改、或反复修改、甚至重写后才得以发表的，这需要洒下多少汗水、付出多少心血啊！

轩滨闭口不谈辛苦和功劳，只谈他知识面窄、文字功夫浅。他说：“党政干部们战斗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他们写出的文章涉及千行百业的各个领域。不是说，打铁先得本身硬吗，只有编辑知识面宽、文字功夫深，才能为他们有缺陷的文章加工润色、提高档次。”

读书读书再读书！这是轩滨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不求锦衣玉食，只求满架诗书。轩滨真可谓是一位“书迷”“书痴”，即便上高中、上大学时的课本，直到今天他还整整齐齐地保存着。他有了新房以后，特意留出一间做书房，可着山墙从底到顶做成书柜，把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多年的图书们舒展地摆开放齐。书房里还配置了书桌、沙发、电脑、打印机。他的书，有在书店买来的，有在网上购来的，有在路边旧书摊淘来的，还有亲朋好友签名赠送的……当轩滨劳累一天下班回到家，坐在书香营造的安静环境里读起书来，全然忘却了书外的一切。唯此为乐，乐在其中矣！

轩滨现实的职业是杂志编辑，职业需要他认真读书、博览群书，通过认真读书、博览群书，丰富知识、提高学养，以便更好地编辑杂志。轩滨的工作是繁忙的，业余时间是有限的。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读书质量呢？轩滨的方法是：提前列出阅读篇目，制订远期和近期读书计划，认真落实读书任务。他读古典名著，读《红楼梦》、读《三国演义》、读《水浒传》、读《西游记》……他读当代精品，读鲁迅文学奖、读茅盾文学奖、读巴金文学奖、读冰心文学奖……他读名人名作，读莫言、读格非、读余华、读阎连科……他读有关各行各业的专业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有人爱看电视、有人爱打麻将、有人爱喝闲酒，轩滨的习惯是爱读书。他看到书，就像看到了亲戚朋友，那个爱呀，爱又爱不够。他看到书，就像看到了同学同事，那个亲啊，亲也亲不完。他读书还有不耻下问的精神。无论字词或是章节，只要不懂就查字典、找资料，再不懂就问同事、问师长、问名人，从不顾及面子什么的。他读书永不满足。常言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他天天都在用书，天天都在“方恨少”，所以他天天都在书中“求其多”。

轩滨正向着“读书破万卷”的目标大步奔跑！

轩滨正努力做一位好的默默奉献的铺路架梯人！

